

THE FALL OF
HYPERION



海伯利安的陨落

(上)

万卷出版公司



© 丹·西蒙斯 2007

版权合同登记：图 06 - 2007 - 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伯利安的陨落 (上) / (美) 丹·西蒙斯著; 李懿、潘振华译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 1

ISBN 978 - 7 - 80759 - 085 - 9

I. 海… II. ①丹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5364 号

THE FALL OF HYPERION ©1990 by Dan Simmon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
INC., Armonk, New York. U.S.A,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, Taiwan.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沈阳市佳麟彩印厂

幅面尺寸: 153mm × 230mm

字数: 250 千字

印张: 17.5

出版时间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马 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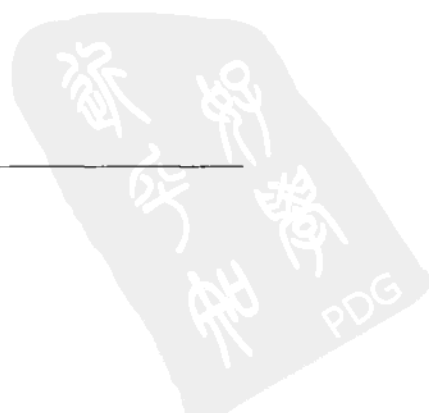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: 杜 江

责任校对: 河 笑

监 印: 于浩杰

ISBN 978 - 7 - 80759 - 085 - 9

定 价: 59.60 元 (上、下册)



赞 誉

“构思宏大，文笔雄健……不落窠臼，堪比伊萨克·阿西莫夫的《基地系列》，弗兰克·赫伯特的《沙丘》和吉恩·沃尔夫的《新日之书》等经典之作。”

——《纽约时报·书评》

“丹·西蒙斯用一支生花妙笔，描绘了700年之后的未来。小说见解独到，故事错综复杂，可以与伊萨克·阿西莫夫和詹姆斯·布利什的作品相匹敌，甚至是凌驾于它们之上。”

——《华盛顿邮报·图书世界》

“所有科幻小说中，此是必读之物。”

——《书单》

“过去几年出版的最出色的科幻小说之一。”

——《科幻之眼》

“主题和风格的华丽结合。”

——《丹佛邮报》

“科幻小说能做什么，这两本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文学范例；此作者的这些书，毋庸置疑的将会影响一个文学类型，而此类型经常将自己局限在粗劣文学的范畴内。”

——《圣彼得堡时报》

“《海伯利安》（包括《海伯利安的陨落》）是代表最尖端水平的科幻小说……我觉得这部作品将会成为准绳，未来作品都会拿这部作品作比较，就好比阿西莫夫的《基地系列》和勒古因的《黑暗的左手》在彼时以同样方式树立了新标准一样。一言以蔽之，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。”

——《伊萨克·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》

“西蒙斯以精湛之技挖掘了科幻的潜能。”

——《轨迹》

“这部小说，作为文笔最优美的科幻小说之一，模仿了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，构画了一个遥远未来的宇宙，一个名为海伯利安的星球，那正是以约翰·济慈的诗命名的。”

——《落基山新闻报》



献给约翰·济慈
一个名字用永恒写就的人



“上帝会不会跟他所创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？任何创造者，即使是一个缺乏创见的人，会不会跟他所创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？”

——诺伯特·维纳，上帝及哥连公司

“……有没有高级生命以优美为乐？就像我喜欢看见白鼬的警觉，小鹿的不安，尽管我的想法中充满了直觉。虽然街上的口角让我憎恶，但是其中显现出来的劲头是优美的。在高级生命看来，我们的推理或许带着同样的色彩——虽然错误百出，但是它们是优美的——这就是诗所包含的特别东西……”

——约翰·济慈，致兄弟的一封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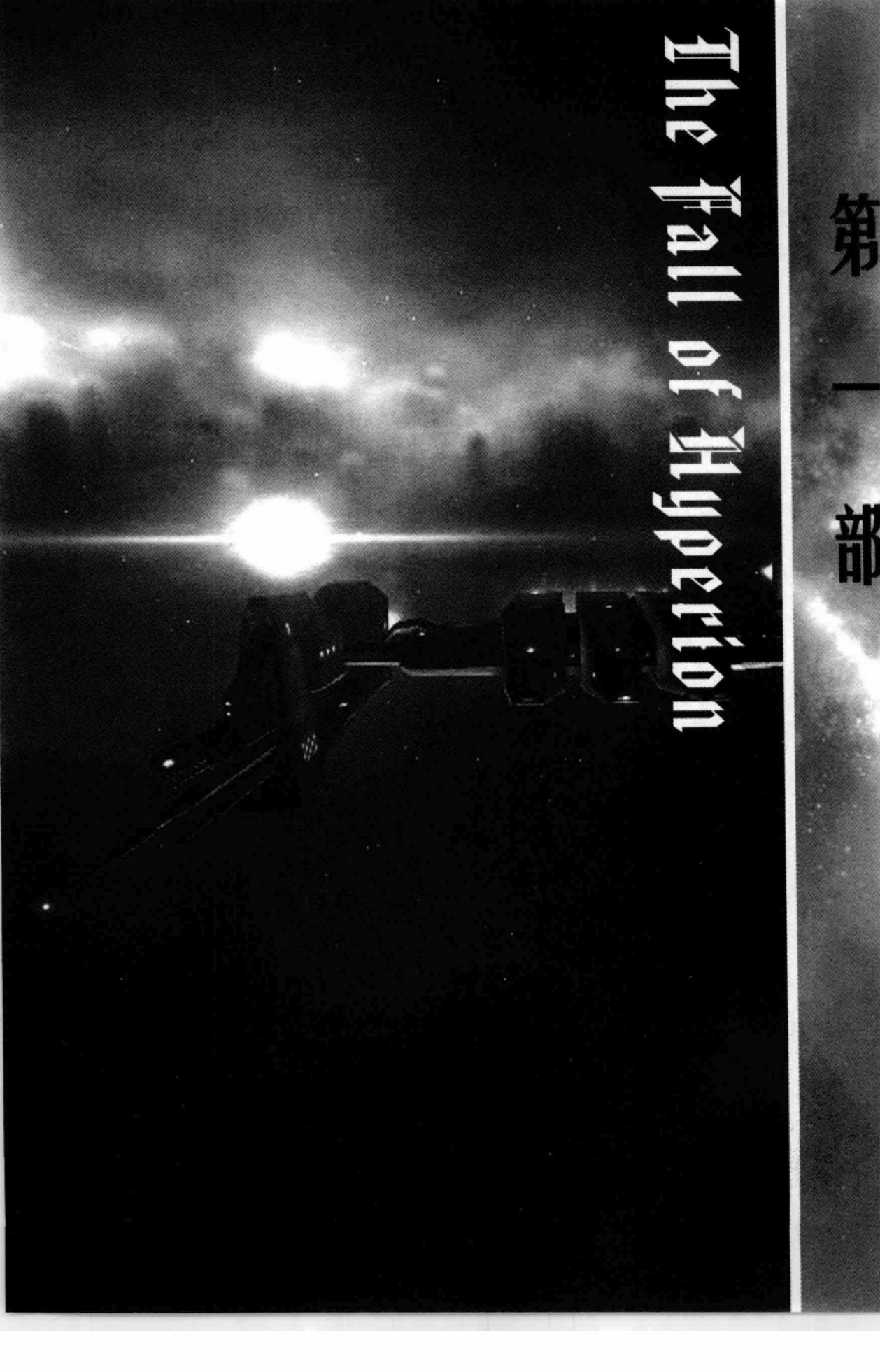
“想象力可以比做亚当的梦——他醒来后发现梦境成了现实。”

——约翰·济慈，致朋友的一封信



第一卷

The Fall of Hyperion





1

在无敌舰队驶离环网开赴战场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生命的最后一日，我应邀参加了一场宴会。那一晚，在环网的一百五十多个星球上，处处都在举行宴会，但只有这一场，才最为至关重要。

我借由数据网签发了接收函，看了看我最漂亮的正式夹克，确定它干干净净。然后从从容容地洗澡、剃须，小心翼翼地穿戴一新，最后通过邀请芯片中的一次性触显，在约定的时刻从希望星远距传输到了鲸逝中心。

此时，鲸心所在的半球正值傍晚，无所不在的清淡光线照亮了鹿苑的小山、低谷，照亮了远远延伸至南面的中央政府楼群的灰色高塔，照亮了特提斯河两岸成行的垂柳和发光的火蕨，也照亮了政府大楼本身的白色柱廊。数千来宾正聚集于此，安保人员向每个人一一致意问候，对照 DNA 模式检查我们的请帖代码，然后手臂和手掌优雅地一挥，为我们指出通向酒吧和餐厅的路。

“约瑟夫·赛文先生？”向导彬彬有礼地对我确认道。

“正是在下。”我撒了谎。这是我现在的名字，但从来不是我的身份。^①

“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希望在稍后的晚间见您。等她有时间见您时，我们会通报于您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除了已提供的点心或娱乐，若是您有其他要求，只需大声说出来就可以，地面监督会设法给予您帮助。”

我微笑着点点头，把向导撇在身后，信步向前。还没迈出几步，他已转过身，接待从终端站台上下来的下一位来宾了。

前边是一个矮丘，我站到上边，视野开阔。有上千来宾正在上百英亩的新修草坪上闲步，在修整成艺术形状的森林中漫游。面前的草地宽阔绵亘，笼罩在河岸树木投射的影子之下，那里布列着规整的园林；草地上方，一幢宏伟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。乐队正在遥远的庭院中演奏，隐蔽的扬声器将乐音传送到鹿苑最为遥远的地域。一列列电磁车队从远处空中的远距传输门中盘旋而来，接踵而至。有好几秒钟，我观赏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乘客从终端人行道旁的站台上登陆，那千奇百怪的飞船让我几乎看得入迷了；傍晚炫亮的灯光不止来自于标准桅轻、阿尔兹和须磨艇的船体，也散发自漂浮驳船的洛可可风格甲板和古式掠行艇的金属船壳。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古雅，早在旧地还没灭亡时，它们就已经出现了。

我慢悠悠地走下缓长的斜坡，来到特提斯河边；途中经过一座码头，有众多乘客正从形形色色的船筏上下来，那场面令人惊叹。特提斯河是唯一的一条遍及环网的河流，一路流经永久远距传输门，穿越两百多颗星球和卫星，能居住在它沿岸的都是霸主中富可敌国的人。这从沿岸的船只中就可见一斑：大型钝锯齿巡洋舰、满帆启航的三桅船，还有五层驳船，看上去大多都装备了悬浮装置；精雕细镂的船屋，

^① 约瑟夫·赛文（Joseph Severn）：此处，是小说主人公“我”有意借用的名字。历史上的赛文是约翰·济慈的朋友，也是一名杰出的画家。1820年9月，赛文伴济慈上罗马养病，并在济慈弥留之际一直陪在他左右。

显然是依照它们的远距传输器量身打造的；从茂伊约进口的小型移动小岛；大流亡前期的运动型快艇和潜水艇；来自复兴之矢的各式各样的手工雕琢航海电磁车；还有一部分最新式的无所不达快艇，它们的轮廓隐匿在密蔽场无缝的反射性卵形外表下，看上去一片模糊。

迈步走下这些船只的宾客也是光彩夺目，令人难忘，丝毫不逊于他们的交通工具：个人的着衣风格跨度甚广，有显然未接受过鲍尔森理疗的客人，他们身着大流亡前的保守晚礼服，也有身体受过环网最为闻名的基艺术家塑造的客人，他们披挂着本周鲸心最为抢手的流行服饰。我继续向前，最后来到一张相当长的长桌前，等我走到头，盘子里已经堆满了烤牛肉、沙拉、太空鱿鱼片、帕瓦蒂咖喱和新出炉的面包。

傍晚的霞光逐渐淡去，暮霭降临。我在花园边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望着星辰在天空中次第出现。附近城市和政府群楼的灯火让今晚无敌舰队的景象有些黯淡，但鲸逝中心的夜空却是数个世纪以来最为清朗的一晚。

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笑意盈盈地朝我望来，“我敢肯定咱们以前见过。”

我报以微笑，同时确定我俩从没见过。她极富魅力，年纪也许有我的两倍，大约五十七八标准岁，不过有赖于金钱和鲍尔森理疗，样子看起来比二十六岁的我还要年轻。她的皮肤十分白皙，看起来近似于透明。头发系成一条上翘的辫子。身着的轻柔衣物露出大半的胸部，完美无瑕。那眼神却是冷冷的。

“也许我们见过，”我说，“不过这可能性似乎不大。我的名字叫约瑟夫·赛文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说道，“你是位艺术家！”

我并不是艺术家。我是……以前是……一名诗人。但是自从一年前我真正的人格死而复生之后，我便占据了赛文的身份，自称艺术家。这些在我的全局档案里面都有记载。

“我记得。”女士笑道。她没有说实话。她是用自己昂贵的通信志接口访问了数据网，才获得了这些信息。

我并不需要访问……这个词真是别扭，又显得累赘，尽管它带着些许古韵，我也不由地觉得它老土。我在思维中闭上双眼，进入数据网，滑过华而不实的全局屏障，渐渐滑进到表面数据的波涛之下，跟随她闪闪发光的访问脐线追寻到黑暗的遥远深处，那里流动着“安全可靠”的信息。

“我叫戴安娜·弗洛梅，”她说，“我先生是天龙星七号的交通部部长。”

我点点头，握住她伸过来的手。她丝毫没有提及另一点，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受到政治后台提拔去天龙星之前，曾经是天国之门上模具擦洗工联盟的头号蠢蛋……也没有提起她改名前叫做蒂尼·蒂茨，曾经当过娼妓，被中池荒地的肺管代理商包养作舞女……没有告诉我她曾两次因滥用闪回被捕，第二次还在半途上把一名家庭医师打成了重伤……也没有告诉我她九岁的时候毒死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只是因为他威胁说要向她继父告状，说她正在和一个泥滩矿工交往，那个人叫做……

“见到你真高兴，弗洛梅女士。”我开口道。她的手暖暖的，不过握手的时间略微有些长了。

“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？”她深吸一口气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张开双臂做了个动作，包纳了整个夜色、刚刚亮起的荧光球、花园、人群。“啊，宴会，战争，所有的这一切。”她说。

我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尝了尝烤牛肉。这是珍稀食品，质量不错，但是太咸了，让人想起卢瑟斯克隆槽里的东西。鱿鱼似乎也是货真价实的。服务员过来呈上香槟，我举杯啜了一口。味道有些低劣。自从旧地灭亡以来，高品质葡萄酒、苏格兰威士忌和咖啡就成了三大不可替代的稀缺品。“你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打响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了，他妈的当然必须啦。”戴安娜·弗洛梅张嘴刚要说话，她的丈夫就代她回答了。此人刚从后边走来，一屁股坐上了我们一同用餐的仿真原木。这是个高大的男人，至少比我高一英尺半。但是且慢，是我身材矮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曾经写过一句自嘲的诗行，把

自己描述成为“……约翰·济慈先生，五英尺高”，虽然我实际上有五点一英尺，在拿破仑和威灵顿在世的年代，男人的平均身高仅有五点六英尺，所以那时我只能算是略微有一些矮，可现在我竟是矮得荒唐，因为生活在普通重力水平星球的男人，普遍身高从六英尺到七英尺不等。另一方面，根据肌肉组织或是体格来说，我显然不可能宣称自己来自高重力的星球，所以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个矮家伙。（刚才我跟你们所讲的都是用我考虑问题时使用的计量单位……自从我在环网内重生，我的思维便经历着无数改变，其中，以公制来思维是迄今为止令我感觉最为困难的。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。）

“为什么战争必须打响？”我问戴安娜的丈夫，他名叫何蒙德·弗洛梅。

“因为他们那些天杀的妻自讨苦吃，”这个大块头愤愤不平地说道。他的白齿磨得嘎啦嘎啦直响，满脸横肉都抽紧了。那脖子短得可以忽略不计，皮下的胡茬郁郁葱葱，显然挺住了所有脱毛膏、刀片和剃须刀的攻势。那双手比我的要大出一倍，并且比我的有劲很多倍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些天杀的驱逐者他妈的妻自讨苦吃，”他重复着这句话，重复了同我争辩的最终结论。“他们在布雷西亚和咱们瞎搅和一气，现在又来骚扰咱们，在……在……什么地方来着……”

“海伯利安星系。”他的妻子说道，不过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我。

“对，”她的贵族丈夫附和道，“海伯利安星系。他们想把咱们整惨，现在咱们就得去那儿，给他们看看霸主绝不能忍受这种事。明白吗？”

记忆中，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，我就被送到约翰·克拉克在埃菲尔德的学院，那里有一大帮像弗洛梅这种脑瓜愚笨、拳头结实的恶棍。我一开始到那儿的时候，我要么避开他们，要么对他们低声下气以求和解。但自从我母亲死后，世界改变了，我小手里紧攥着石头，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，追在他们屁股后头，哪怕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令我鼻子沾血，牙齿松动，我也不依不饶。

“我理解。”我轻轻地说。盘子已经空了。我举起杯中剩下的劣质香槟，向戴安娜·弗洛梅敬酒。

“给我画张像。”她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为我画张像，赛文先生。你是名艺术家。”

“我的确是个画家，”我说，空手打了个无奈的手势，“但我没带尖笔。”

戴安娜·弗洛梅伸手摸进丈夫短袍的口袋里，递给我一支光笔。“为我画张像吧。求你了。”

我为她画了张像。画像在我们之间的空中逐渐成形，线条起伏，跌宕回转，就像线型雕塑上的霓虹纤维。一小群人逐渐围拢过来，在旁观看。我完成时，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轻缓掌声。画得不错，它精确地再现了这位女士的长脖颈那撩人的曲线、桥梁一样高高的发辮、突出的颧骨……甚至眼中略略有些挑逗的光芒。为了适应这个身体的角色，我接受了RNA疗法，并学习了相应的课程，这是我目前绘画水平的最高水准。真正的约瑟夫·赛文应该会画得更好……他画得好多了。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我垂死卧床的时候为我画的那些素描。

戴安娜·弗洛梅女士脸上放出赞许的光芒。何蒙德·弗洛梅则不满地怒瞪着我。

突然传来一声大叫，“他们在那儿！”

人群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吸气声，然后又沉静下来。荧光球和公园的彩灯都暗淡下来，直至熄灭。上千名宾客举眉望向天空。我擦掉画像，把光笔放回何蒙德的短袍，帮他掩好。

“是无敌舰队。”一名身着军部黑色制服、样子看起来相当高贵的年长男子说道。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给她年轻的女伴指着什么东西。“他们刚打开传送门。侦察舰将会首先进入，然后护航的火炬舰船会紧随而至。”

军用远距传输门应该在天空中的某处，但站在我们的制高点上，怎么也望不见它，我想象着，它看起来应该也只不过是星野中的一颗矩形缩略点。但是侦察舰的熔融尾迹却清晰可见——起初像是二三十

只萤火虫，又像是发光蛛纱。接着，主驱动器被引燃了，它们如耀眼的彗星扫过鲸逝星系的地月航线。火炬舰船传输至我们眼前时，人群又不约而同发出一阵吸气声，它们的火光尾迹比侦察舰的尾迹要长上一百倍。鲸逝的夜空从天顶到地平线都布满了金红色的斑驳条纹。

某个地方响起一阵掌声，几秒钟之内，政府大楼鹿苑的原野、草坪和齐整的花园都充满了狂热的掌声和激扬的欢呼。来自一百个星球的穿戴高贵的亿万富翁、政府官员，以及豪门望族的成员，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一切，军国主义和嗜战的渴望本已蛰伏了一百五十多年，现在已完全充斥在了这些人的脑袋里。

我没有鼓掌。周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，我喝光了杯中的酒——现在这不是为弗洛梅女士的祝酒，而是向我的种族持续至今的愚蠢致敬——我又倒光了剩余的香槟。这东西真是淡然无味。

头顶上，小型舰队中更加举足轻重的舰船已经传送到星系内。我略微查了下数据网（它的表面现在布满了此起彼伏的数据流波，直到汹涌得像是暴风雨笼罩下的海洋），便已得知，军部空间无敌舰队主要军力包括一百多艘最高性能回旋飞船：暗黑的攻击航母，它们的发射臂扎成一捆，看起来好似投枪；3C 指挥舰，如同黑水晶质地的流星既美丽又别扭；球根形状的驱逐舰，看起来像是臃肿过头的火炬舰船；环形防御警戒哨，它们所蕴含的，更多是能量而非物质，宽大的密蔽护盾现在设置为全反射——明亮的镜面反射着鲸逝星群和它们四周上百条燃烧的尾迹；快速巡洋舰在舰群中游走，仿若鲨鱼在漫游的鱼群穿行；笨重前行的军队运输船，它们的零重力舱室中装载着上千名军部海军陆战队员；数十艘补给运输船——三帆快速战舰；快速反击战斗机；鱼雷自动负载调节器；超光信息接力前哨；还有远距传输跳跃舰船本身，庞大的十二面体船壳植满了一排排触角和探针，如梦如幻。

在舰队四周，不时掠过被交通管制控制在安全距离以内的快艇、太阳能干扰发射机和私人星系内舰船，它们的太阳帆吸收着阳光，反射着无敌舰队的光辉。

政府大楼地面上的宾客欢呼雀跃，掌声雷动。身着军部黑色制服的绅士喜悦的无声哭泣着。附近，隐蔽的摄像机和宽频率成像器将这

瞬间传播到了环网所有星球，并且——通过超光仪——传播往环网外的数十颗星球。

我摇摇头，仍然坐在那儿。

“赛文先生？”一名警卫在我身边站定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她朝着行政大楼点点头。“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现在想见您。”

